

世相百态

病房逸事

周彭庚文

因小恙住进某三甲医院胃肠外科的六人病房。进入病房,已是下午近5点。恰巧看到15床正在“赶”妻子回家:“这儿,站没站处,坐没坐处,回去吧。”妻子却不愿回去:“回去也是一个人,不如在这儿多陪陪你。”“老夫老妻,天天在一起,还要粘乎那么牢啊!”

看到我注视他们,妻子无奈地笑笑走出病房门。妻子刚走开,他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说:“一点儿小毛病,何必陪呢。你看我像个病人吗?”“哦,不像,不像。”我回应。确实,他声音洪亮,身板挺直,行动自如。

“我这是‘三进山城’,就是取个上次安放的支架,小手术。”看起来他是个经历过磨练的人,也是个很健谈的人,没多久,我就从他嘴里了解了他的“大半生经历”: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两年后招工进厂,在厂里干了不久又参军,在部队被推荐读大学通讯专业,毕业后回部队,干了近二十年,天南海北,边关海防都去过,后来转业到机关,再下海经商,“我是‘工农兵学商干’全轮换过,过瘾吧。”轻松的语调,述说着复杂的经历,更显他的乐观豁达。

第二天一早,喝过一碗限定的半流质粥,他就匆匆赶到出院处排队办手续,“省得她来排队。”“你把对老伴的关爱放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上,真是模范丈夫啊!”我由衷赞叹。“哎,补偿过去的亏欠吧。少年夫妻老来伴,不互相照顾点不行啊!”他们一直说“两个人为伴”,没提到“子女”,我想问,但没出口。别人不想说的,是不宜问的。

跟15床同一天出院的还有12床。12床人很瘦,面色苍白,斜躺在床上,半天也不说一句话。他妻子告诉我们,丈夫患有小脑萎缩,长住康复医院。这次手术后仍回去。“我们也想把他留家里,可我们母女实在照顾不了他啊!”说完,长叹一声。很快,这话就得到了验证。下床转上轮椅时,他四肢僵硬,全靠旁人“搬”动。妻子和女儿,小心翼翼搬,搬不动;用尽力气,他又“哎哟、哎哟”直呼疼。搬了几次,都没成功。额头冒汗的母女俩摇摇头,女儿对站在一旁的13床陪护说:“大哥,麻烦你帮帮忙。”

13床是从山东来的。一子一女兄妹俩轮流陪护。哥哥生得高高大大,他走过来,面对病人,双手从其大腿下插过,让病人的手搭在自己肩上,微微下蹲,轻轻站起,慢慢转身,病人稳稳地落座轮椅上。母女俩同时说:“谢谢呀,真帮了我们大忙。”女儿眼睛一眨,说:“大哥,不如烦你跟我们一起去,把我爸爸送上车。”“对,对,我们给你100元钱。”妈妈接上来。

大约半个多小时,山东大哥手里捏着一小盒牛奶回到病房,说:

“我怎能要他们的钱?就收了硬塞给我的一盒牛奶。你们哪位如果要帮忙,尽管说。”极显豪爽。“好的,好的。”众人齐应。

“唉,怎么没见他们家的女婿来照顾老丈人呢?”山东大哥提出了疑问。“他女儿没结婚,哪来的女婿?”16床的陪护也是一对母女,妈妈接口说,眼光迅速瞥了身边的女儿一眼。“那她以后怎么办呀?”“怎么办?船到桥头自然直呗。”16床的女儿说。

一直听着人们说话的13床忽然说:“地误一季,颗粒无收;人误一生,遗恨终生,耽误不得啊!”“是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受害在长远。”16床显然是有所指地说。就听16床的女儿带着笑,却又有些生硬地说:“怎么,你们这是要开批判会呀!”病房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连一直没参与这场议论的17床和他的陪客们也停了口。

17床颇有“老克勒”的风范,头发油亮,一丝不苟,肥大的病号服外总披一件灰色风衣。他的陪客也多,上下午是不同的人,个个打扮都很精致,尤其是女士,黛眉红唇,青丝柔顺,帽子斜戴,丝巾艳丽,谈论的尽是旅游、跳舞、聚会的趣事。我猜想他们是一个“社团”的玩友。他进手术室前,一下子来了7个人,在过道里相送。

待我从手术室回到病房,感觉特别安静,原来17床的陪客们均已离开,只剩下他一个人安静地躺在床上。

半夜,17床的心电监护仪撤掉,可以适度活动了。就见他缓缓地起身,左手高举药水袋,右手下垂,指头捏着引流管,挪向卫生间。嘴里哼哼唧唧,不知是粗重的呼吸还是叹息。多亏我儿子见状快步过去,助他完成了艰巨的行程。医嘱说手术当天必须有人陪护,可他的那些陪客已全数撤离。有人说,友情是“高山流水诚难觅,袪花蛋糕一时鲜”,还是有些道理的。

新的15床竟跟上一个15床惊人的相似,也是老夫老妻相亲相伴,浓浓的亲情更淋漓尽致:妻子等到丈夫撤掉监护仪,已是半夜,电梯停运,她才从楼梯一步一步走下去,走回家,幸好家离医院不远。

新的12床出现让人有些意外,来的是一对母女。母亲住院,女儿陪护。他们告诉病房里的人说,医院把300元一天的双人病房和这个59元一天的6人病房让她们挑。看到每张床都挂有厚重的床帘,就挑了这儿。“帷幔拉起成一统,管它老少与男女”,也不会有多少不便与尴尬的。”母亲开朗地说。

出院的那天上午,我尚在病房等候儿子去办手续,新的14床已经来了。是从江西过来的。一男一女两人陪护,至于是夫妻还是兄妹姐弟,我没来得及问。

住院五天,接触了病友8人,都已是耄耋之龄。病有轻重,事有圆缺,人有悲欢,但病房里少有想象中的痛、忧、愁、悲,显露的是“既来之则安之”的淡定。每个人不仅盯着今天的病,更看到了明天的生活,因为“病树前头万木春”。



多彩油菜花田 ■蔡洁

诗抒胸臆

玉兰

冯如

细雨和雨后,
空枝皎皎光。
高姿纳云魄,
玉斗献春觞。
一鞭千檐暖,
群芳次序香。
同城各奔走,
此景暂彷徨。

生活故事

佛系猫

吴毓文

朋友养了只漂亮的加菲猫,唤作“福来”——名字喜庆又吉祥,谐音更妙,恰是“佛来”、“富来”。

福来的模样生得格外讨喜:身子胖乎乎,腿脚短短,踱起步方时一摇一摆,自带几分唯我独尊的福态,是个养尊处优的阔少爷!

福来长着一张扁扁的大方脸,仿佛被人轻踩一脚,五官都往中间挤着,一身雪白夹杂橙黄的绒毛托举一张大扁脑门,乖萌灵性。

福来模样特别,性子也是古怪精灵,特立独行。平日里它乖巧懂事,守着规矩,从不踏入主人房间,也不跳上沙发坐椅;就连猫咪最爱抓挠的爪子,也从不在别处乱抓,只在主人备好的猫抓板柱上安心磨。

福来通人性,你唤一声“福来”,它便脆生生应一句“唉”;唤得多了,它便高冷起来,懒得搭理,一副“别烦我”的模样。主人信佛,每日在佛像前上香念经,福来静静蹲守一旁,似也跟着修心敬佛。主人弯腰拜佛,它也能站起后腿,躬身合掌,不知是主人的虔诚感染了它,还是它天性佛系——这猫咪竟半点不沾荤腥,除了猫粮,主人递到它嘴边的鱼肉鲜食,它闻都不闻,一口不碰,冷淡疏离,仿佛“看破红尘”。

这般佛系的福来,也藏着自己的小性子。去年三月,主人远赴美国探望大女儿,将它托付给小女儿照看。两个月后归来,福来因思念主人,整整瘦了两斤,满心都是被“抛弃”的怨怼。回到自己家后,它便开始了报复——向来爱干净的猫咪,竟到处乱拉乱尿,地板上东一滩西一滩,让主人哭笑不得,只好好言好语哄劝:“福来,对不起,是我离开你太久了,要尿去猫砂盆里呀。”足足一周的耐心训导,才让这只闹脾气的福来,重返温顺乖巧的模样。

时光流转,如今福来七岁多,算是“中年猫”了,暖暖的身子匍匐在脚边,侧身恭听,淡定的,仿佛什么话都能听懂。

海上风物

南浦大桥过桥费收据

方鸿儒文

南浦大桥是连接黄浦区与浦东新区的过江通道,始建于1988年,竣工于1991年11月19日。

南浦大桥于1991年12月1日正式通车运营。作为当时上海市政府通过贷款和外资建设的重要越江工程,为偿还建设成本,通车后设置了越江费。货车根据吨位收取不同费用,过往车辆需缴纳通行费。具体金额在不同年份有所调整,例如1992年为6元,1994年为25元。

2000年,为改善上海整体投资环境,推动浦东新区发展,上海市政府决定取消黄浦江所有越江桥隧的收费。自2000年5月1日起,南浦大桥正式停止对过往车辆征收费用。

笔者当年从浦西购置一套家具托运至浦东。南浦大桥过桥费由个人支付,其收费收据保存至今(见图)。



双向一次收费标准	
核定载重及动力	收费金额
1. 载重车(包括二、三轮)	5元
2. 载重2T(含2T)以下(包括中小型客车)	10元
3. 载重2T至5T(含5T)(包括大客车)	25元
4. 载重5T至10T(含10T)(包括旅游观光车)	50元
5. 载重超过10T的车辆,按每10T(不足10T以10T计)为一档	加收50元

该收据正面题头印制“上海市南浦大桥机动车辆过桥费”。收据正上方套印“上海市财政局收费收据监制章”,左下角套印“上海市南浦大桥管理所过桥费征收专用章”。收据右面醒目地印有收费金额25元,收据联3号(蓝色),交给付款方作为收款证明,并注明“现售现金报销凭证”字样,下面是该收据流水号。收据底部印制年份1994年和波浪花纹。其收据背景图案是“南浦大桥”。

该收据反面印着“双向一次收费标准”,分两栏说明:其一为“核定载重或动力”;其二“收费金额”。笔者托运收据是:载重2T至5T(含5T)(包括大客车),收费25元。

收藏一张普通收据,即是收藏一段历史。

杨浦记忆

黎平路,隐匿在岁月里

刘翔文

黎平路是杨浦区的一条短小马路,它东起军工路,西至杨树浦路。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一条宽敞的军工路,到了平凉路就硬生生地给“斩断”了,开始叫黎平路。

此路虽不长,却容纳了我的一段独特而漫长的工厂记忆。这条路的一头是纺织厂、发电厂、自来水厂等大厂

林立的杨树浦路。另一头则是机床厂、电缆厂、柴油机厂等知名大厂“伟岸”耸立在军工路沿线。而我母亲工作的新华无线电厂就低调地夹在军工路与杨树浦路中间的这条黎平路上207号。

1974年,新华无线电厂与上海航天局802所厂所合一,对外依然称作新华无线电厂。和另一家坐落在齐齐哈尔路76号的上海有线电厂一起形

成了“低调而奢华”的杨浦航天城。当年的新华无线电厂有职工3000多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838人,高级工程师268人,占地面积8.82万平方米,主要从事防空导弹上控制设备及电表表、收录机、微波炉、电磁灶、黑白电视机、电表校验台等民用产品。1992年7月,上海航天局802研究所从新华无线电厂划出独立建制后,母亲在802研究所退休。

出生于1934年12月的母亲,从小在上海南市区长大。1956年3月,母亲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离开上海远赴坐落在西安的“二九七”电校求学。1957年,被选调到新华无线

电厂从事仪器仪表调试工作,直至1985年4月退休,还总会坐在餐桌旁,抚摸着那台由新华无线电厂生产的乳白色航天牌收录机,唠叨我在新华无线电厂托儿所寄托时的往事。

依稀想起,当年厂托儿所就在厂门右边那座两层楼的小楼内,这幢楼也是我对该厂内部建筑的唯一记忆。那时的母亲和那个年代所有人一样,怀着满腔热情,全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下我不久,便放到单位托儿所,这是她们那个年代特有的一种奉献精神。

幼年时的每天清晨,母亲抱着我,从居住的松花新村乘坐军工路上59路公交车,在黎平路下车后,匆匆地

走进厂里,把我交给厂托儿所的阿姨后,便转身汇入上班的人流。傍晚下班时,母亲抱着我用力挤上公交车,踏上“艰难”的回家之路。

黎平路207号的树木年年繁茂,厂区的容貌几经更迭,老厂房渐渐淡出视线,新楼宇拔地而起。如今再走黎平路,眼前还能浮现母亲抱着年幼的我走进厂里的背影。新华无线电厂的厂名已成为历史,上海航天局802研究所的铭牌庄重醒目,智能化生产线、国家级实验室、前沿制导技术,在这里续写着当年新华无线电厂的初心与荣光。时代大步向前,技术日新月异,不变的是一代代默默奉献的精神。